

张我军评传

田建民 著

作家出版社

书 名：崇张我军评传

作 者：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编写组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ISBN：7-5063-3708-1

出版日期：2006-7-1 定价：18.00元

目 录

第一章 从台湾到厦门	1
第一节 板桥少年	1
第二节 公学士及其生活	10
第三节 从鞋店学徒到银行雇员	18
第四节 赴厦门	23
第二章 辗转万里的情缘	36
第一节 厦门 上海 北京	36
第二节 辗转万里的情缘	42
第三节 台湾新诗的第一块基石——《乱都之恋》	56
第三章 《台湾民报》时期的张我军(一)	
——台湾新文学道路上的“清道夫”	65
第一节 风云际会:台湾新文化运动发展的时代背景	66
第二节 奋起直追:台湾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发展情况	71
第三节 台湾新旧文学论战	83
第四章 《台湾民报》时期的张我军(二)	
——台湾新文学建设的“导路小卒”	108
第一节 文学理论建设	109
第二节 文学创作实践	128
第三节 引介两岸新文学实绩	149
第五章 重圆大学梦	157
第一节 租房苦读	157
第二节 别具一格的小说创作	165

目 录

 第三节 拜望鲁迅先生 177

第六章 日语教学与译介活动 184

 第一节 日语教学与译介活动 184

 第二节 乡情与友情 210

 第三节 动荡的华北 216

第七章 北平沦陷时期的张我军 226

 第一节 只认周老师 不认周督办 226

 第二节 日语教学与文学创作 232

 第三节 再传薪火的译介活动 238

 第四节 社会活动与文学交流 246

 第五节 信念坚定 向往光明 259

第八章 桑梓情深 264

 第一节 回归故里 264

 第二节 “云锁雨打”下坎坷郁闷的谋生之路 270

 第三节 宝岛情思——散文创作 277

 第四节 父子深情 284

 第五节 哲人逝矣 290

后 记 293

第一章 从台湾到厦门

第一节

板桥少年

在祖国大陆的东南近海镶嵌着祖国的宝岛台湾,她历来就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据地理科学家和考古学家推断,台湾和大陆本是连在一起的,由于地壳运动,使连接部分的陆地沉陷为海峡,台湾才成为与大陆隔海相望的海岛。在我国历史上,不同的朝代对台湾有不同的命名,如隋以前称“夷州”或“夷洲”;隋改称“留求”或“琉球”;明朝曾一度称“北港”,万历年间始称“台湾”。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建立了明郑政权。1683年清政府进军台湾迫使郑克塽投降,终于完成了祖国统一大业。次年,清政府在台湾设一府三县,属福建省统辖,府衙设在台南。1885年,清政府正式把台湾划为一个行省,派刘铭传担任第一任巡抚。刘铭传在台湾修建了铁路、架设电线、创办邮电等,为台湾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刘铭传之后,邵友濂和唐景崧先后继任台湾省巡抚。直至1895年台湾被日本割

占。早在三国时期,人们开始不断往来于大陆与台湾、澎湖地区之间,不少大陆人开始在台湾、澎湖地区定居。“公元 230 年,三国时吴帝孙权曾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等率水军巡弋台湾。12 世纪的宋朝和元朝,中国政府正式设官建制,管辖澎湖和台湾。从此,台湾和澎湖列岛一直被列入中国版图。到了明代,在 1624 年荷兰入侵前,台湾始终是属于澎湖‘巡检司’管辖。”^①在随后的岁月里,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不断有大陆汉族居民移居台湾,掀起一波又一波向台湾移民的浪潮。尤其是从南宋到明、清时期,虽然统治者多次禁止大陆居民移居台湾,但是仍然有难以数计的人为了生计等原因历尽千辛万苦来到这一待开发的宝岛,为台湾的发展贡献了自己毕生的心血和力量。由于在地图上看台湾岛酷似一枚番薯,而番薯又是那时普通劳动人民经常用以充饥的食物,居住在那里的人就称自己为番薯人。这一名称作为千千万万移居台湾的劳动人民的共名流传下来。

在这些番薯人里,有一支自称是西汉时期汉高祖手下重臣张良的后人,他们是祖籍福建省漳州南靖县清和堂的张姓人家。他们跟随着移民的浪潮来到了台湾板桥地区,并在那里扎下了根,开荒破土,繁衍生息。根据神主牌位上的记载,这个家族到台湾来创业的人叫张石班,生于 1723 年,卒于 1777 年,他是这个家族的开台一世祖。他和他的后代们张观赐、张清光、张七公等人一直在板桥这块土地上默默地生存着,过着贫寒的生活。三百多年前的板桥地区一片荒芜,经移居台湾的大陆居民的开发,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小市镇。

公元 1902 年 10 月 7 日,又一个番薯人在这个张氏家族中呱呱坠地了。以二十五年为一代计算,他已经是这个家族在台湾的第七代人了,父亲为他取名为清荣。小清荣出生时已经是日本从满清政

① 白少帆、王玉斌等主编:《现代台湾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 页。

府割占台湾的第七个年头了。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腐败的满清政府战败。1895年4月清政府派李鸿章为代表与日本政府代表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强迫清政府接受割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赔偿日本军费二亿两白银及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等等一系列条件。《马关条约》的内容,尤其是割让台湾这一条,遭到了清政府内部有识之士以及全国民众的强烈反对,但是清政府还是让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台湾人民更是誓死反对,但是清政府腐败无能,决意弃台自保。面对这种情况,台湾人民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反抗,誓与台湾共存亡。表示“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台湾军民与侵略军血战五个月,大小百余仗。打死打伤日军三万多人,日军的主力部队近卫师团有一半被消灭,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和山根信成少将被击毙。1895年6月3日,日军在台湾澳底登陆,攻陷基隆。6月初占领台北。8月中旬,日军从新竹向南进攻,10月攻陷台南,台湾全省沦陷。日本占领台湾后对台湾人民的自发反抗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并着手建立起一整套残酷的殖民统治。日军占领台北不久即在台湾建立了总督府,并于6月17日这天在台北总督府的办公室举行所谓的“始政公式”(按:即开始庶政的典礼)。后来殖民当局规定这一天为台湾总督府的“始政纪念日”,每年都要举行盛大的活动进行庆祝。在最初,担任殖民政府总督的都是日本的陆军或海军将军,隶属于日本内务大臣或拓殖大臣,拥有很大的权力,如:经过敕准,或于紧急必要时不经敕准,公布命令或律令,以代替法律,并有权颁发总督府令;总督有权统率台湾陆海军,经陆海军大臣、参谋总长、军令部长、教育总监的协调总督可以指导军政和其他军事行动;总督还有权处理有关关税、铁路、通信、专卖、监狱以及国家财政等特殊行政事务,可谓大权独揽。后来台湾总督不再兼任驻台军队司令,总督也改由文官出任,但是,在日本占据台湾的五十年中,军人执政的时间总计长达三十二年之久。

1896 年日本政府发布了第 63 号(简称六三法)法律,规定台湾总督有权力“在其辖区内颁布与法律有同等效力的命令,称为‘律令’”。据此,自殖民政府的首任总督桦山资纪以下的几任台湾总督相继颁布了《匪徒惩罚令》《台湾刑事令》《法院条例改政令》《保甲条例》《治安警察法》等一系列残酷的律令,大规模地镇压台湾人民的反抗,血腥之气遍布全岛。而且日本殖民者在台湾还建立了一套特殊的警察制度。早在日本殖民者对台的各级行政组织尚未建立之前,严密的警察网就已经遍布台湾全岛,即使是在各级行政机构建立以后,警察制度依然壁垒森严,牢牢地控制了台湾人民。根据当时的编制,州、厅设有警察部,市有警察署,郡有警察课,街庄有派出所警察分室,全岛的警察机构多达一千五百多处,警察有一万八千余人,根据当时的人口计算,平均每一百六十多名居民就有一个警察。警察拥有很大的权力,除了一般的警务工作之外,对外事(与外国人的关系)、户籍、保安、兵役、防火、卫生、征税、派捐乃至征求储蓄和强制收购土地等各项事务无所不管。甚至连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婚丧嫁娶、演戏娱乐等活动也进行无理的干涉。警察之中还有一种特殊的“高级警察”,他们专门钳制人们的思想,刺探民情,有权审检一切出版物,禁止他们认为有问题的书刊出版发行,监视或解散人们的集会,具有特务的性质。人民稍表不满,他们就加以“行为可疑”、“违反政令”等罪名,任意拘捕监禁,轻者判处罚金,重者施以种种酷刑。驻扎在高山族的警察集军警政教大权于一身,拥有更大的权力。这些警察肆意蹂躏台湾人民,无恶不作,为台湾人民所深恶痛绝,人们暗中称他们为草地皇帝或查大人(按:查,巡查。大人:日据下台湾人对日本警察的称谓)。

此外,日本殖民者还在台湾实行了保甲制度。1898 年 7 月殖民政府的第四任总督日本陆军中将儿玉源太郎公布实施《保甲条例》,规定所有的台湾居民以十户为一甲,设甲长一人,十甲为一保,设保长一人。保长、甲长都从保甲内各户居民中抽出,不给薪金,主要帮

助当地警察监视居民的行动,抓捕“罪犯”。保甲内的所有居民都要订立保甲规约,互相保证遵守执行,如果一人“犯罪”,保甲内的居民连坐受罚。而且又从各户居民中抽调十七岁以上四十岁以下的男子组成壮丁团,在警察的指挥下从事守望、巡逻、防火、防灾、搜捕罪犯等各种活动。人们在这种严密的控制下更加不得自由。

当然,自从日本殖民者踏上台湾的土地那一刻起,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大体上说,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斗争,经历了武力反抗和非武力反抗两个发展阶段。从1895年至1915年是武力反抗的阶段。1895年,在割让台湾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台湾的士绅自发地组织起来,以唐景崧、丘逢甲为首,成立了战时行营式的“台湾民主国”^①,揭开了台湾义军抗战的序幕。虽然“台湾民主国”的反抗不久就失败了,但是从1895年到1902年,面对兵力多达七万多人并拥有四十多艘军舰的日本侵略者,台湾的各路义军进行了长达七年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战争中,涌现了像北部简大狮、中部柯铁虎、南部林少猫这样的号称“三猛”的义军领袖,威震台湾大地。1902年林少猫牺牲后,台湾人民被迫暂时收起了义旗。五年后,受大陆同盟会和辛亥革命的激励,从1907年到

① “台湾民主国”:1895年4月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其中规定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绅民决定成立“台湾民主国”,以示对抗。1895年5月25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二日)“台湾民主国”宣告成立,唐景崧被推举为大总统。唐景崧电告北京并通告各省:“仍奉正朔,图作屏藩,商结外援,以谋善后。布告全台,定号‘永清’。”可以看出,成立“台湾民主国”是在当时台湾危难的情势下为了免遭日本占领的一种权宜之计,而不是要和祖国分离。公告书中表示:“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台湾民主国”是台中的绅士、工部主事丘逢甲首倡,他会同原候补道台中人林朝栋、原内阁中书台北绅士陈儒林等人于5月21日向台湾巡抚唐景崧提出并确定下来,以台湾巡抚署为总统府,以丘逢甲为副总统兼义军统领,任命原镇守台南帮办军务刘永福为大将军。5月29日,日军分两路进攻台湾。6月,日军攻占基隆,“台湾民主国”总统府兵变,唐景崧逃回厦门。日军占领台北,“台湾民主国”败亡。

1915年,台湾人民再次揭竿而起。其中,仅1912年到1915年的三年时间里,台湾的武装起义就爆发了将近十次。罗福星领导的苗栗起义,余清芳领导的西来庵暴动,都惊天地、泣鬼神,谱写了一曲曲抗击强虏的悲壮战歌。其中西来庵暴动尤为悲壮惨烈。西来庵住持余清芳以“斋教”为掩护,号召台湾同胞“奋勇争先,尽忠报国,恢复台湾”。起义者抛头颅,洒热血,开展了台湾近代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武装抗日斗争,成为台湾近代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不幸的是,余清芳领导的这次武装抗日斗争最后也失败了。随着日本的殖民统治在台湾逐渐稳固,殖民当局开始运用剿抚并用的殖民策略。在日资大量涌入台湾、经济掠夺日益严重的同时,各种同化政策纷纷出台,日本侵略者妄图从民族认同的根基上,摧毁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的血脉联系。面对这种新形势、新特点,台湾的抗日民族运动也就转换了斗争方式,进入了非武力反抗的第二阶段。

小清荣出生的年代正是台湾人民武装反抗日本殖民者十分激烈的时期。就在小清荣出生当年的5月,日本殖民者杀害了号称“三猛”之一的林少猫。林少猫出身台南大族,是有名望的社会领袖,拥有很大的潜在势力,一向不服从日本人的奴役。1898年底,林少猫曾经率众三千余人,围攻日本殖民政府的潮州办务署。当时的殖民政府总督儿玉源太郎见林少猫势力强大,直接用武力镇压有很大困难,就采用诱骗的阴谋,让林少猫在后壁林一带开垦荒地,用以维持其众多下属的生活。林少猫没有认清日本殖民者的险恶用心,以为日本殖民者对他做出了让步,逐渐丧失了戒心。1902年5月31日,日本殖民者突然派军队包围了后壁林,以林少猫“阳为投顺,实谋培养兵力,以图大举”为借口,对林少猫及其部众进行围剿。林少猫毫无准备,措手不及,仓促之中只好改扮成苦力模样,准备从后门逃出,以图东山再起,但是出门不远,就被预先埋伏在后门的日军枪杀,然后日军残忍地对林少猫的家属及部众进行大屠杀。据日本混成第三旅团在事后的报告,日军在后壁林以及附近的其他各庄院杀死的林

少猫的家属和亲友,计有男子一百零七人,女子三十一人,幼童十五人;另外,被捕后遭虐杀者,计有男子三十一人,女子二十二,儿童二十五人。这个报告显然是大打折扣的。经过了这次事件,台湾反日力量遭受了很大损失,造成了群龙无首的局面。台湾人民暂时停止了武装起义。但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之后,从张清荣五岁那年开始,台湾人民又开始了大规模的武装反抗日本殖民者的运动。日本殖民者也对台湾人民进行残酷的镇压。社会急剧动荡不安。正处于懵懂无知的幼童时期的小清荣对此也有着朦胧的感知。他成年以后曾经回忆道:“记得我还是童年时代,发生了不知道什么事件,只听大人们说是有人造反,被捕者不可胜数,吾村亦有被捕者,邻村被捕的更多。那时真是闹得鸡犬不宁,全岛似乎入了恐怖时代,就是我的幼嫩的心儿,也受了不少的虚惊!”^①这可能是他童年最初和最深刻的记忆吧!

在这种动荡险恶的时局下,小青荣家的生活十分紧张。从祖辈起,张家就没有一户官宦富豪,都是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没有给后代留下什么遗产。而比张家移居台湾将近晚一个世纪的漳州林氏家族,自迁台以后的第二代就开始由做米谷生意而致富,到第四代,林家就成了全台湾岛最大的地主、官绅和首富。张家的几代人都是林家的佃户。到了张清荣的祖父这一代,张氏家族人口已经不少,小青荣的祖父生了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大儿子名叫张阿豆。小青荣的父亲排行第四,名叫张再昌,当地人都叫他阿昌哥。祖父的女儿后来嫁给了土城的何姓人家,生有五个儿子。张再昌的大哥张阿豆也生有五个儿子,分别叫张乌定、张松、张阿波、张坤元和张望洋。在这些人中只有张清荣的堂兄张松比较富裕。因为他曾经做过代书,主要是代人写讼状、文书、文件等。代书中国早已存在,但在日本人占据

^① 张我军:《台湾闲话》,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 200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43 页。

台湾时期,这种民间职业须经日本官方批准,收入比较丰厚。张松先后娶过三房太太,他家连同三个太太以及他的二太太过继来的儿子共五个人,去世后在台北土城的祖墓旁边另建了一座规模相同、模样相似的家墓,在祭廊的顶端竖了个天主教的十字架。张再昌的另两个侄子张坤元和张望洋则分别当过林氏家族的管账和管家。不过当年林家的租馆有二十多处,雇用的收租、贮谷的管家、管账、壮勇、家丁不下数百人之多,所以在林家当管家、管账并不算稀奇。而阿昌哥则只是一个和蔼善良的小商人,在板桥街口上开了一家杂货店,收入微薄,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但他与邻居们的关系十分融洽,又粗通文墨,经常为邻居们帮忙,过年的时候也写一些对联去卖,用以补贴家用。后来,日本殖民者对板桥的市镇进行重新规划,他的整个店铺都被拆掉了,凶狠的日本殖民政府只给了他很少一点补偿金。他没有能力重整旗鼓再开一家杂货店。无奈之下只好半路出家去做他不熟悉的土木工程的承包商。虽说他包做的桥梁和沟渠在当地小有名气,但最终还是因半路出家不善经营而折了本钱,家中的生活更加困难。小清荣的母亲名叫陈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整天忙忙碌碌操持家务。在这样的条件下,张清荣的童年生活自然十分清苦,平常向父母要来的零用钱只是几个小制钱,至多也不过是一个铜板而已,就是过年时所得的压岁钱也不过是两三毛钱罢了。这使他从小就体验到了生活的艰辛。

不过,小清荣家虽然在经济上十分窘迫,但是一家人却也安贫乐道,日子过得其乐融融,有滋有味。小清荣的父母还生育了三个女儿,但是由于家庭困难和当时的陋习,这几个女儿从小就被送给了别人做童养媳。小清荣成了家里惟一的孩子,备受家人垂爱。而且他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活泼可爱,总是有着问不完的问题和数不清的鬼念头,为这个贫寒之家增添了无穷的欢乐。尤其是他的祖母对他更是百般溺爱。祖母是一个谦和、慈爱的老人,虽然生活艰难,她却很少抱怨,经常把他搂在怀里,给他讲流传已久的古老故事,告诉

他这个小岛之外还有一个广阔无垠的大陆,那里是他们的故乡,向这个还不懂事的孙子尽情倾诉着自己内心对大陆的向往。小清荣虽然还不大明白是怎么回事,却听得十分入迷,幼小的心灵中充满了对远方大陆的向往。祖孙二人的感情是很好的,但是他们之间也曾经发生过短暂的、小小的不愉快。那是在小清荣大约六七岁的时候,家庭条件比他家要好许多的大姨母过年到他家来时,一下子就给了小清荣一块银元作压岁钱,他高兴得简直无法形容。对于这么大数目的一笔钱他简直不知道怎样去花,但是他知道自己平时十分向往而又难以实现的许多愿望马上就可以实现了。他在极度的兴奋中度过了除夕之夜。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兴高采烈的小清荣,一大早就起来了,手中紧紧地攥着那一块银元跑到祖母那里去拜年。祖母是一个过了一辈子穷苦日子的老人,平时连一个铜板都十分珍惜,更不要说是一块银元了。老人家怕顽皮的小清荣不小心把银元弄丢了,就在哄着他玩耍的时候把那一块银元拿到了自己手中。但是玩了一会儿之后,小清荣忽然想起了他的银元来,就追着向祖母讨要,祖母为了小心起见当然没有给他。这时的小清荣就拿出了小孩子的惟一法宝,开始大哭大闹起来。可是祖母还是没有给他,于是他就开始乱撞乱跳连哭带嚷了。即使这样祖母还是没有给他,于是已经红了眼的小清荣就开始破口大骂起祖母来了。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在新的一年里是不许哭的,因为据说一哭接下来的一年就不吉利了。骂人更是要不得的,挨骂的人也不会轻易放过骂人的人。小清荣虽然明白这些道理,但是因为太伤心了,并且倚仗祖母平时对他的宠爱,就大发了顽童的本性,无所顾忌地大骂起来。这使得和祖母同住在一个院子的小清荣的三伯父十分不满,想要教训他一番。但是小清荣慈爱的祖母一点也没有改变往日那镇静温和的态度,不管小清荣怎样胡闹撒泼,总是极力地安慰他,一再向他说:“孩子,孩子你别哭,回头一定还你钱!”在小清荣破口大骂的时候,老人家也还是这样,脸上毫无怒容,只说了一句:“你骂奶奶,小心响雷!”虽然小清荣知道冬天是没

有雷的,但是他从小就听祖母说过辱骂长辈是大逆不道的事,而雷公是为管教这类人而存在的。所以一经祖母的提醒,他那幼稚的心中真的害怕了。于是他就不哭不闹也不骂了,让坐在板凳上的祖母把他搂在怀里,一边撒娇一边对祖母说:“雷把我劈死,你不用哭才好哪!”慈爱的祖母听了这句话,一边摩挲着小清荣的头顶一边宽厚地笑了。小青荣的三伯父见此情景也只得作罢了。一场新年的小风波就这样结束了,而后来那一块银元究竟如何也被祖孙二人渐渐地遗忘了,但是祖孙二人的感情却日益浓厚起来。童年的这段往事却让张清荣终生难忘。1919年祖母因病逝世,张清荣搂着祖母的尸体哭了整整一天一夜。直到张清荣成年以后祖母的形象还时时萦绕在他的心头。每逢有得意的事或悲哀的事的时候,第一个想起的人就是祖母,使他在得意时感着怅惘,悲哀时得到安慰。可以说,张清荣的童年是在动荡和贫寒中度过的,台湾人民反日斗争的血雨腥风孕育了他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而困顿艰辛的家庭生活则培养成他善于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

第二节

公学士及其生活

张清荣七岁了,到了该上学的年龄。当时许多穷人家的孩子都上不了学,小青荣家里的条件也不宽裕。但是,张清荣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当他看见别的孩子去上学,就经常追问父亲小孩子在学校都干些什么。当父亲告诉他那是学知识的地方时,他虽然不知道知识是什么,但对学校却十分向往,加紧追问他能不能也到那里去,并一再向父亲保证他到学校一定不调皮。粗通文墨的父亲是个通情达理

的人,在经商的过程中经常要写写算算,知道读书的重要性。尽管家里的生活十分困难,还是尽量节省家用,满足了他上学的愿望。

这样,张清荣于1909年进入日本人办的板桥公学校去读书。尽管他每天都高高兴兴地去学校读书,回来后向家人讲述在学校的见闻,一副十分满意的样子。但是,学校的实际生活却令人十分失望。因为日本人在1922年2月4日发布新的《台湾教育令》以前,他们在台湾实行的一直都是彻底的殖民主义的愚民教育政策。

日本占据台湾之后马上就成立了主管教育的学务部。首任部长伊泽修二毕业于美国麻省一所师范学院,曾经在东京师范学校教书,主持过日本文部省教科书编辑局事务,出版过《教育学》一书。伊泽修二是日本“国家主义教育”的倡导人,在日本教育界有很大的影响。他在1895年到台湾就任之初就已经决定要把台湾变成其“国家主义教育”的试验基地。在该年的10月,他在陪同台湾首任总督桦山资纪视察台南的时候就递交了《新领土台湾之教育方针》,其教育思想明确地把台湾殖民教育的重点放在初等教育,以及为之服务的师范教育和促进其更好地进行经济掠夺的实业教育。其根本目的在于配合日本的军事高压政策,瓦解台湾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最终达到同化台湾人民的目的。1895年7月,伊泽修二在台北附近的士林设立“芝山岩学务部学堂”,招收台湾人子弟作为“日语练习生”,第二年又在台湾岛内的重要城市建立了“国语(按:指日语)传习所”。《国语传习所规则》的第一条就规定:“国语传习所以传授台人国语,资其日常生活且养成日本的国民精神为本旨。”由此殖民者在台湾办教育的目的也就不言自明了。1897年7月,伊泽修二因人事纠纷而去职,但是他的教育方针的基本思想却得到了其继任者的继承和发展。1898年出任台湾第四任总督的儿玉源太郎,认识到光凭军事镇压很难扑灭台湾同胞奋起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烈火,于是他稍稍改变了其前任的高压政策,把发展教育作为其实施统治台湾的一个重要策略,企图以此实现其对台湾的有效统治。在表面上殖民当局并

不明令禁止台湾原有的传习汉文的“书房”和“义塾”，但是在实际上，他们同化台湾民众的根本目的一点也没有改变。他们通过有计划的诱引和逐渐施加压力使“书房”和“义塾”逐渐式微，并利用“扬文会”等形式大力宣传日本的教育模式，争取台湾士绅阶层的支持，还通过让一部分接受了日式教育的台湾人出任公职的方式对台湾同胞加以诱惑。因此，这时的日式教育的推广并未受到台湾同胞的强烈抵制。1898年8月，台湾总督府宣布将国语传习所改为公学校，台湾同胞的子弟进入公学上学的人数逐渐上升。据统计，到1906年台湾全岛的公学校的数目由1899年的九十六所增加到了一百九十五所，在校人数也由1899年的九千八百三十九人增加到1906年的三万二千九百一十一人。尽管相对于全岛的学龄儿童而言入学率仍然不高，但是逐渐上升的趋势是明显的。张清荣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板桥公学校上学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台湾人子弟接受的教育一直与日本人接受的教育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台湾当地汉族人民以及高山族原住民在接受教育的机会、程度、类型等方面都与在台的日本人明显不同。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教育改革是日本能够迅速实现社会转型并逐渐强盛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占据台湾以后，殖民当局虽然以日本国内的新教育制度为蓝本，在台湾岛内建立了上述的新式学校，但是为了更好地统治和奴役台湾人民，他们并没有真正推行其新式的教育理念和模式。台湾总督府确认台湾教育的目的在于“以促进最高限度地效忠日本为鹄的”，不在于发展和完善个人。这种政策的影响极其深远，直到1922年《台湾教育令》的发布才有所改变。

具体来说，这一时期日本人在台湾的殖民主义教育采取了如下的一些政策：

在初等教育方面，对台湾岛内的日本人、汉族人和少数民族高山族人实行教育的三轨制，即台湾岛内的日本人子弟进入专门“小学校”读书，汉族人子弟进入公学校读书，而高山族等少数民族原住民的子弟却只能进入所谓的“山地教育所”读书。这三类学校在学习年

限、教育内容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差别。公学校比小学校程度低,而山地教育所又比公学校低。当时日本国内的学制是小学六年(叫做寻常科),中学五年,高等学校三年,大学有专门部三年或预科三年,本科除了医学是四年以外,其他的都是三年。中学读满四年时就可以报考高等学校,高等学校毕业后除了东京帝国大学要经过考试才能进入,其他帝国大学都可以直接入学。在台湾小学校上学的日本人子弟可以享受到日本国内的这种政策,其教育水平也与日本国内的小学相差无几。并依据台湾的特殊情况,增加了一些关于台湾社会经济状况的课程,注重学生的全面教育和发展。而据《台湾公学校规则》的规定,公学校教育的宗旨是让台湾儿童精通日语,培养他们作为一个日本人所应有的性格。在公学校所设置的课程中占绝大多数的是日语、修身、读书等日式教育课,强行向学生灌输日本国体观念,再加上一些基本常识教育。学校的教学全部使用日语(当时被称为国语),禁止读汉文,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智力教育和开发。台湾的儿童在这种形式的教育下对自己的祖国发生了很多误解,在日本殖民者的刻意歪曲下,祖国大陆的形象被日本人描绘成一幅衰老破败的景象。台湾儿童幼稚的心灵里被灌满了背弃自己祖国的理论。台湾的著名作家钟理和在他的小说《原乡人》里就曾经描述了日本“老师”如何“循循善诱”地向殖民地的台湾儿童描绘“支那人”的情形:

老师问我们:倘使敌我双方对阵时应该怎么办?开枪打!我们说。对!支那兵也开枪了。但是向哪里开枪?向对方。我们又说。老师诡秘地摇摇头:不对!他们向天上开枪。这可把我们呆住了。为什么呢?于是老师说道:他们要问问对方,看看哪边钱拿得多。因为支那兵是拿钱雇来的。倘使那边钱多,他们便跑到那边去了。

支那人和支那兵的故事是没完的,每说完一个故事,老师便问我们觉得怎样。是的,觉得怎样呢?就是连我们自